

《戚林八音》与《闽都别记》所反映的 福州方言比较

林寒生

厦门大学

内容提要

本文把《戚林八音》(主要是《戚参将八音字义便览》)所反映的语音作为明代福州方言的代表,以《闽都别记》所反映的语音作为清代乾嘉时期福州方言的代表。发现从明代到清代乾嘉时期,福州话声母、韵母和声调等方面读音大多相同。但在声母方面,n,l已发生自由变读;韵母之中,《戚》书的杯、辉二韵已开始混读;《戚》书的西韵在《闽》书中还大体上保留旧读[ε],而个别韵字则已混入开韵[ai]。《戚》书中入声韵尾k,ʔ二个,这一基本格局在《闽》书中无大变化,但有些韵字k尾巴进一步向ʔ尾转化。现代福州话多音节连读音变中的声母类化现象,与单音节动词因谐音而形成的特殊重叠形式,不见于《戚》书,而在《闽》书中已经出现。以上比较说明:从明代的《戚》书到清代的《闽》书,福州方言并不属于同一个历史平面。

关键词 戚林八音 闽都别记 福州方言

中图分类号:H1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263(2000)03-0114-08

《戚林八音》,福州著名的地方韵书。该书为《戚参将八音字义便览》(下简称《戚》书)与《太史林碧山先生珠玉同声》(下简称《林》书)二部韵书的合订本。前者大约成书于四百多年前的明代嘉靖年间戚继光入闽抗倭之时,后者殆编就于三百年前的清代康熙年间。关于二书作者,目前尚难考定。罗常培《厦门音系》(科学出版社,1956.12.)与黄典诚《福建方言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福建《社联通讯》1980.12期)均以为其成书与明朝古音学家陈第关系密切(参见拙作《福州方言字典戚林八音述评》,《辞书研究》1985.5期)。至于《林》书作者,据笔者考证,似即福州籍文人林文英(参见上引拙文)。二书合订本由福州人晋安汇辑于清代乾隆十四年(1749),迄今已流行二百五十年,是研究福州话的重要著作。

《闽都别记》(下简称《闽》书)是清代乾嘉时期问世的福州方言小说。全书分上中下三册,共401回,120万字。是福州籍文人根据当地民间传说参照历史故事拼凑而成的话本。其内容主要“描写了福州地区的社会生活,记录了大量的民间传说、历史故事、地方掌故、风俗习惯、名胜古迹、俚谣俗谚,以及方言俗语等等。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可补正史、方志的不足,是研究福建地方史和社会学、民俗学及语言学的重要参考材料。”^①关于《闽》书作者,书首署名“里人何求”,当为福州人无疑。至于“何求”究竟是真实姓名抑或伪托,则乏明证,遂难论定。

本文打算把《戚林八音》与《闽》书所反映的福州方言加以比较,并证以当代方言,以考察明清两个时期福州方言的异同。为方便起见,讨论时以《戚林八音》中的《戚》书音系作为明

代福州方言的代表,把《闽》书所反映的福州话读音作为清代(主要指乾嘉时期)福州方言的代表。《戚》书的版本,采用1912年出版的《民国适用改良戚林八音合订》本;《闽》书,则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重新整理校印本为依据。

一 声母方面

明代福州话声母,《戚》书归纳为“柳边求气低,波他曾日时,莺蒙语出非,打掌与君知”20字歌诀。其中除末句“打掌与君知”属凑句之外,实际有15个声母。它们是:

p 边 p' 波 m 蒙 t 低 t' 他 n 日 l 柳 ts 曾 ts' 出 s 时 k 求 k' 气 ɿ 语
x 非 ɿ 莺

《闽》书之中没有直接描写清代福州话声母的语料。但我们发现,书中部分白话文或“白字诗”由于本字难明,作者在行文过程中往往采用一些同音字、俗写字或训读字等代替本字。这样处理方言用字固然使人们在解读文本时带来了一定窒碍,但在客观上却为我们了解本字的读音透露了一点信息。我们可以通过这类同音字、俗写字或训读字等的本字的考订,从中探寻某些方言用字的具体读音,从而为我们考察清代福州话声母读音提供了便利条件。例如下册《附榕腔白话文·洗胶》:“伶掏漆起,再的怀缠腰仔,乞伊人莽笑长胶。”(600页24行)文中“漆”是同音替代字,本字是“拭”。漆,《广韵》亲吉切,中古清母字;拭,《广韵》赏职切,中古书母字。《戚》书二字同列宾韵出母入声,都读为tsik_o;今福州口语都读ts'eit_o。因知清代二字声母都读为ts'。采用类似方法,我们便可将清代福州话声母的读音考订出来,以资比较。

下文我们只就《戚》书与《闽》书中所反映的明清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福州话声母读音的一些主要特点加以比较,以考察其历时异同,并对差异部分作详细讨论。

(一)相同点,即二书与现代福州话均同。

1. 中古“非敷奉微”声母字部分读为p,p',m。
2. 中古“知彻澄”声母字部分读t,t'声母。
3. 中古庄、章组声母字部分读ts,ts',s。
4. 中古匣声母字部分读k。
5. 中古匣声母字部分读零声母ɿ。
6. 中古以声母字少数读为擦音s。

(二)差异:

明清两个历史时期福州声母的最大差异是n,l声母已开始出现自由变读现象。《戚》书之中,中古的泥母与部分日母字读为日声母(n),而中古来母字则读为柳母(l),两者之间界限分明,绝不相混。例如“泥女男奴努”等字(中古泥母字)与“日染瓢肉让”等字(中古日母字)都列在有关韵部的日声母下,读n声母;而“来利鲁罗力”等字(中古来母字)都列在有关韵部的柳声母下,读l声母。但《闽》书之中,n,l声母的混读已露端倪。如下册《附榕腔白字诗·小家妇女》:“一身龌龊破之渣,仅爱人前去利拉。”(605页5行)文中的“利拉”,今福州口语读li_ola,义为“拉扯”,实际上是单音动词“拉”[la]因衍音而产生的一种特殊重叠形式(这类现象在今福州话中十分普遍,下文还要讨论)。然而在另外一些诗文中,我们发现,“利拉”又可以写作“呢哪”。例如下册《附榕腔白字诗·小家妇女》其六:“嫁着丈夫毛干仔,乞伊扯擘

更呢哪。”(606页15行)这里“呢哪”写法与上面虽然有异,但其意义不变,还是“拉扯”。其读音依字面应读为_cni_cna,但如读为_cli_cla并不致产生歧义。这便可证明《戚》书时代的福州话声母n,l泾渭分明(“利、拉”二字《戚》书都列在有关韵部的柳声母下,读l;而“呢、哪”二字《戚》书都列在有关韵部的日声母下,读n),至《闽》书时代已界限模糊,读n或l已然两可。关于福州话n,l发生自由变读的起始时间问题,闽语研究学者在七十年代末期就开始关注。如李如龙、梁玉璋等的《福州话语音演变概说》一文曾讨论过这个问题。但由于他们仅限于从《戚林八音》、《福州话词典》与《闽音研究》等三部著作进行考察,^②因此推断这一变化时间始于三十年代,只不过近五十年来有所加剧。看来这一结论上限时间太晚。若从《闽》书语料加以观察,则应始于二百多年前的清代乾嘉时期。

二 韵母方面

明代福州话韵母,依《戚》书歌诀“春花香,秋山开,嘉宾欢歌须金杯。孤灯光辉烧银缸。之东郊,过西桥。鸡声催初天,奇梅歪遮沟。”共有36个韵部。但其中“金同宾,梅同杯,遮同奇,”扣除3个重复者,实际仅33部。其读音是:

a(a?)嘉 ε(e?)西 o(o?)歌 œ(œ?)初 i之 u(u?)孤 y须 ai开 au郊 εu沟
øy催 ia(ia?)奇 ie鸡 io(io?)桥 iu秋 ieu烧 ua(ua?)花 uo(uo?)过 ui辉 uoi杯
uai歪 aŋ(ak)山 εŋ(εk)灯 œŋ(œk)东 œŋ(ok)缸 iŋ(ik)宾 uŋ(uk)春 yŋ(yk)银
iaŋ(iak)声 iεŋ(iεk)天 iɔŋ(iok)香 uaŋ(uak)欢 uoŋ(uok)光

上述韵母系统,包含元音韵母21个,鼻音尾韵母12个,入声尾韵母21个(内包括k尾韵12个,?尾韵9个),总共54个韵母。

《闽》书之中,同样没有关于福州话韵母的直接描写语料。但书中有为数不少的白话韵文,其中主要是一些方言色彩极为浓厚的韵语、戏谑语、打油诗、童谣、酒令、题答、偈语、讦语、签诗等等。这类韵文至今仍有不少尚在当地民间的戏剧、评话与口语之中广泛流传。它们最能体现福州话的真实面貌与地域特征,对考察福州话的韵母特点颇有价值。下文我们根据《戚》书韵母的读音与《闽》书韵文的押韵情况,参考中古《切韵》音系与当代福州话口语读音,对两书所反映的明清不同历史时期福州话韵母读音的一些主要特点作一个比较。

(一)相同点:

1. 中古果摄开口一等歌韵(以平赅上去,下同),果摄合口一等戈韵,与中古效摄开口一等豪韵的一部分,韵母都读为o。
2. 中古开口二等韵部分见组声母字读洪音韵。
3. 中古止摄开口三等支、脂、之韵小部分字韵母主元音读a。
4. 中古流摄开口三等尤韵字部分白读为au(读同中古流摄开口一等侯韵白读,中古效摄开口一等豪韵、二等肴韵)。
5. 中古流摄开口三等尤韵、幽韵部分韵字读iu,中古效摄开口三等宵韵、四等萧韵部分韵字读ieu,互不相混。
6. 中古部分开口四等韵韵母读洪音。
7. 中古《切韵》音系韵母系统中的m,n,ŋ三个鼻音韵尾都已合并,统读为ŋ。

(二)差异:

1. 《戚》书之中杯、辉二韵分立,《闽》书二韵读音已混。《戚》书杯韵韵字主要来自中古蟹摄合口一等泰韵(如“会沛外”等)、灰韵(如“杯辈培梅魁”等),与蟹摄合口三等祭韵(如“贅脆税岁”等)、废韵(如“秽”),其韵母读 uoi。而辉韵主要源于中古止摄合口三等支韵(如“随垂瑞诡亏委为”等)、脂韵(如“垒追锥龟轨”等)、微韵(如“肥鬼归魏围”等),韵母读 ui。今闽东南片的福州、长乐等多数地方二韵已混读为 ui(uoi),而南片的古田、平潭与北片的宁德、福安、霞浦、寿宁等地则尚未混读。这二韵混读的起始即清朝乾嘉时期。《闽》书中的韵文材料可找到例证。如:上册 128 回《六娘法网收镇野鬼 玉真梦魂夺救疹童》:“虞家兄弟接看曰:生寄死归,在人世少不得要吃许多亏。有日里,到阎罗殿前讨一个永超生自在鬼,免落轮回。”(659 页 5-7 行)韵文叶“归亏鬼回”。其中“亏”,中古止摄合口三等支韵字;“归鬼”,则是中古止摄合口三等微韵字。此三字《戚》书在辉韵,韵母读 ui;回,中古蟹摄合口一等灰韵字,《戚》书在杯韵,韵母读 uoi。《闽》书读音已不能分别。再如:中册 134 回《陈夫人插簪变异怪 梅柳奶坚心结成形》:“(二女)共联句一诗……梅萼又续云:‘但得灵光双不昧。’柳枝结曰:‘千年万载永相随。’”(3 页 11-12 行)诗句叶“昧随”二字。昧,中古蟹摄合口一等灰韵字,《戚》书在杯韵,韵母读 uoi;随,中古止摄合口三等支韵字,《戚》书在辉韵,韵母读 ui。但《闽》书既可押韵,则已混读。又如:下册 331 回《疑讥刺错详结深畔 观诗句添解愈病人》:“原来那乌石山道观内五个道人,二个是老道人,三个是闽清师,皆年少,将此来详,以是:五个道士,德都歪的;老没法,少没皮。三狮日夜钱塞嘴。”(310 页 12-16 行)文中“皮嘴”二字相叶。皮,中古止摄开口三等支韵字,《戚》书在杯韵(杯韵有少数韵字来自止摄开口三等),韵母读 uoi;嘴,是训读字,本字为“喙”。(《集韵》去声祭韵:“喙,充芮切。口也。”音义俱合)《戚》书辉韵出母去声列“嘴”字,实“喙”字之讹,应予纠正(嘴,《广韵》上声读即委切,声母、声调俱不合)。辉韵韵母应读 ui;与杯韵原不同音,此处已混,则说明读为同音。关于杯辉二韵合并时间,据《福州话语音演变概说》的意见是始于 120 年前,完成于 60 年前。前者根据 1870 年的《福州话词典》,后者则取证于 1930 年的《闽音研究》。根据《闽》书韵文材料,似乎应重新考虑,至少尚可再推前一百年,即清代乾嘉时期。事实上,在晋安汇辑《戚林八音》合订本中,便已见个别韵字(如“吹炊”等),并列在杯、辉二韵,如果不是原编者误置的话,起码说明了汇编者当时在具体处理这些韵字的读音与分韵时已摇摆不定。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杯、辉二韵的混读,至少应始于二百二十年前,盛于一百二十年前,而正式完成于六十年前。直至陶燠民的《闽音研究》才正式将二韵统归于龟韵(ui)。

2. 《戚》书西韵读 ε,《闽》书中的去声字已改读别的韵母。《戚》书西韵韵字,主要来自中古蟹摄开口二等佳韵(如“脾摆解鞋矮”等)与四等齐韵(如“低题底泥礼齐西妻溪倪”等)。韵母读 ε。今闽东北片如宁德、福安、霞浦等几乎都保留这一读法。但在南片的福州、闽侯等地已把去声字的大部分读为 a,即读同嘉韵,如“帝替丽细稗蟹”等;另有个别韵字如“婿”则已转入开韵,韵母读 ai。《闽》书之中,西韵去声字基本上还读为 ε。如:下册《附榕腔白字诗·高爷》:“丈二长衫尺八鞋,目惆寥寥嘴蟹蟹。堂堂白扇羈光饼,手执拿人四角牌。”(608 页 6-8 行)诗句叶“鞋蟹牌”。按此三字均中古蟹摄开口二等佳韵字,《戚》书都在西韵,韵母都是 ε。现代福州话去声蟹字读 xa^o,韵母为 a,已混入嘉韵。但《闽》书不混。其中唯“婿”字情况较为特殊。该字在《戚》书西韵时母去声,原应读 se³,《闽》书则已变读 sai³。如:下册 363 回《访神迹修庙答圣君 闻国难投环报明主》:“有一邻人李七笑曰:先生二个娇女,果好极,该摘花与戴。亲慢些作,媒待我来做,才得有好女婿。”(442 页 21-23 行)韵文叶“戴婿”。

《戚》书“戴”字在开韵，韵母读 ai，今方言也读 ai，则《闽》书时代也应读 ai。“婿”字今福州方言读 ai 韵母，《戚》书读 ε 韵母，原不叶韵；既可相押，则《闽》书已改读 ai。

3. 中古《切韵》系统入声韵部，《戚》书中已合并为 21 部。而中古 p、t、k 三套入声韵尾《戚》书合并为 k、? 二个。其中与“嘉歌西初孤桥奇花过”中元音韵相配的入声韵尾读 ? 尾，而与“春香山宾欢灯光银缸东声天”等鼻音韵相配的入声韵尾读 k 尾。看来，明代福州话中多数入声韵收 k 尾，小部分收 ? 尾。现代福州话除中老年人口语中还有入声 k、? 韵尾的分别外，多数人读 k 或 ? 已不自觉，读 ? 则已成为普遍发展的趋势。这说明福州话入声韵尾由 k 变 ? 是经历了几百年缓慢的历史过程。因为在《福州话词典》中，入声韵尾读法尚一仍《戚》书旧读，无大变化；至陶燠民《闽音研究》，入声韵尾才一律改写作 k 尾（实际上是读为 ? 尾或 k 尾已在辨义方面无太大意义，故标示 k 或 ? 都无关紧要）。《闽》书之中，我们发现有些入声字读 k 尾还大体保留《戚》书格局，但有些人声韵字读法已发生变化，k 尾已混入 ? 尾之中。如《闽》书上册 94 回《得锦囊周艳冰遇仙 封贵妃吴瑶琴烈节》：“（福州人）常言：不信菩萨，单怕七煞。”（528 页 18 行）韵字叶“萨煞”，二字均中古山摄开口入声字。“萨”在一等曷韵，“煞”在二等黠韵，原韵尾都读 t，《戚》都在山韵，都读 sak_o。《福州话词典》也还读 sak_o，则比其问世较早的《闽》书应也读 sak_o。又如：上册 93 回《紫薇岩黄叟指仙迹 青琅峰周生咬丐虫》：“（白纸）内有字曰：艳冰汝莫泣，石竹有奇迹。若要救瑶琴，西山出红日。”（470 页 2-3 行）韵字叶“泣迹日”。此三字“泣”是中古深摄开口三等入声缉韵字，原读 p 尾；“迹”是中古梗摄开口三等入声昔韵字，原读 k 尾；“日”是中古臻摄开口三等入声质韵字，原读 t 尾。《戚》书中三字都在宾韵入声，统读为 ik 韵母。《福州话词典》也读 ik 韵母，则《闽》书读音应也是 ik 韵母。但有些韵字读法则情况与此不同。如：下册 394 回《带甥去泉州赛灯谜 令子与神童谊金兰》：“许天开亦挂一对云：月照纱窗个个孔明诸葛亮”。对文“诸葛亮”三字叶“诸格亮”。“葛、格”应同音。“葛”是中古山摄开口一等末韵入声，韵尾原读为 t，《戚》书在山部入声，明代读 kak_o；格，中古梗摄开口二等陌韵入声字，韵尾原收 k。《戚》书文读在灯韵入声，读 kek_o；白读在嘉韵入声，读 kaʔ_o，与“葛”叶音者当是白读音 kaʔ_o。由此说明，“葛”字读音应已由 kak_o，变 kaʔ_o。又如：下册 379 回《警顽心授读诫子书 吓痴胆暗送鬼方记》：“途次有吏房白日鬼，户房大头鬼，工房抠搜鬼，及三班急脚鬼。呈送须知鬼录；先生凭轼而观，佛然不悦。”（507 页 9-12 行）韵文叶“录悦”。“录”是中古通摄合口三等入声烛韵字，《戚》书在过韵，读 luoʔ_o；“悦”是中古山摄合口三等入声薛韵字，《戚》书在香韵，读 iok_o。明代二字韵尾不同，《闽》书已通押，说明“悦”字已改读 ioʔ_o。

三 声调方面

《戚》书之中，福州话声调已有阴平、阳平、上声、阴去、阳去、阴入、阳入之分。今福州话声调调类与此相同，仍是 7 个。而且各个声调所属字调读法与现代福州口语没什么不同。由此可知，《闽》书作为中介阶段，与此应无差异。此不另行比较。

四 连读音变中“声母类化”出现的时间问题

现代福州话多音节连读过程往往要发生声母类化的音变现象。其音变现象的产生主要

是由顺同化所引起。音变特征是后音节声母受前音节韵母或韵尾影响而出现清音浊化现象。语言学界称这类音变为“声母类化”。其类化的具体过程有如下一些规律：

(一) 前音节元音收尾,后音节声母的变化是:

- 1) p、p'→β。如:花盆 xua puŋ→xua βuŋ
米潘泔水 mi p'uŋ→mi βuŋ
- 2) t、t'、s→l。如:交代 kau tai→kau lai
开头 k'ui tau→k'ui lau
家属 ka sy?→ka ly?
- 3) ts、ts'→ʒ。如:开水 k'ai tsui→k'ai ʒui
包车 pau ts'ia→pau ʒia
- 4) k、k'、x→θ。如:米缸 mi kouŋ→mi ouŋ
锯糠 ky k'ouŋ→ky ouŋ
水壶 tsui xu→tsui u

(二) 前音节鼻音收尾,后音节声母的变化是:

- 1) p、p'→m。如:砧板 tiŋ peiŋ→tiŋ meiŋ
风篷风帆 xuŋ p'uŋ→xuŋ muŋ
- 2) t、t'、s→n。如:军队 kuŋ tuoŋ→kuŋ nuoi
风台台风 xuŋ t'ai→xuŋ nai
公司 kuŋ si→kuŋ ni
- 3) ts、ts'→ʒ。如:新书 siŋ tsy→siŋ ʒy
清楚 ts'iŋ ts'u→ts'iŋ ʒu
- 4) k、k'、x、θ→ŋ。如:中间 ty kaŋ→tyŋ ñaŋ
监考 kaŋ k'o→kaŋ ño
洋灰 yoŋ xui→yoŋ ñui
供应 kyŋ eiŋ→kyŋ ñeŋ

(三) 前音节喉塞音 ? 收尾,后音节声母的变化同第一种情况。(举例从略)

福州话多音节连读中产生声母类化的音变现象,是陶燠民《闽音研究》最早发现并予以总结的。明代是否已发生这种音变,目前尚无文献证据。《戚》书中也没有提供这方面的材料。也许当时并没有这种音变出现,故书中未予提及。而《闽》书中的有些语料却可以说明这种音变现象,在清代福州话中已经存在。如:

1. 下册《附榕腔白字诗·村学书声》:“祭墓经过保福祠,先生许里教新书。”(608页15行)其中“许里”,今福州口语读[^cxy ^clie],义为“那里面”。事实上,这里的“许里”是“许底”声母类化后的讹写。底,福州口语一读[^cte],义为“底部”;又读为[^ctie],有二义:一是动词,义为“进入”;一为方位名词,义为“里面”。“许底”的“底”读[^ctie],是方位名词。“底”有“里面”义,唐诗可证。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上册88-89页“底四”云:“底,犹里也。杜甫《哀王孙》诗:‘长安城头头白鸟,夜飞延秋门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达官走避胡。’屋底,屋里也。”(1977)
2. 下册《附榕腔白字诗·村塾即景》其二:“样式行梨都小器,声音念出总翻青。”(604页8行)其中“行梨”实“行时”之讹。福州口语“行时”[_ckiaŋ _cni]指时髦、流行。未类化应读为

[_čkiaŋ̩ _čsi],类化后应读[_čkiaŋ̩ _čni]。又因n,l已产生自由变读,便可读为[_čkiaŋ̩ _čli],字面上则对应写为“行梨”,而无意义分别。

3. 上册第五回《情慕情救郎言救女 讹传讹寻父转寻儿》:“林安人曰:……明早相公先告知周郎,看他口意若何,然后妾对青娘说,也看他如何口意,便可猜度他二人在榴花洞之行为矣。”(28页21-27行)文中二处“口意”,实为“口气”之讹。按“口气”今福州口语如不类化,应读[^čk'eu k'ei^o],类化后读为[^čk'eu ei^o],与“口意”[^čk'eu ei^o]同音,故而误作“口意”。

4. 下册《附榕腔白话文·八股》:“仍原比海故深,明末国初,佛只儻称的绝唱?”(602页21-22行),文中“仍原”实“仍然”之讹。按“仍然”今福州口语原读[_čiŋ̩ _čyoŋ̩],经类化后改读[_čiŋ̩ _čyoŋ̩],又音变为[_čiŋ̩ _čŋuoŋ̩],福州话“原”说[_čŋuoŋ̩],故《闽》书讹写作“原”。

根据《闽》书的语料,我们倾向于这样的看法:即福州话连读音变中的声母类化现象至迟在清代乾嘉时期已经开始。(据我们调查,目前闽东方言除寿宁话基本不类化外,其他各地多少都有类化现象,似乎这一现象由来已久)

五 单音动词因谐音而形成的特殊重叠形式出现的时间问题

现代福州话单音动词有一种特殊重叠形式,即动词前可以附加i或iŋ̩,后面可以嵌入u或uŋ̩,并采用原声韵母谐音,经交互组合,形成一组外方言罕有的特殊重叠形式,用以表示尝试、随意、反复等多种意义,并带有浓厚的描写意味。如:

涂[tu]→ti tu, ti tu tu, ti ti tu tu, ti tu ti lu tu

行[kiaŋ̩]→kiŋ̩ kiaŋ̩, kiŋ̩ kiaŋ̩ kiaŋ̩, kiŋ̩ kiŋ̩ kiaŋ̩ kiaŋ̩, kiŋ̩ kiaŋ̩ kiŋ̩ luŋ̩ kiaŋ̩

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予以概括的,是福建省汉语方言调查指导组、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编写组编就于1963年的《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讨论稿)。后来一些学者对这个问题也曾作过一些有益的探讨。至于这种重叠形式出现的时间,则未有人注意过。我们在比较两书所反映的福州方言时发现,上述单音动词的重叠形式,未见于《戚》书(也未见于与《戚》书同时代的地方文献),然而在《闽》书中却屡见不鲜,只不过其重叠形式略显简单,不似今福州话那样繁复罢了。现把《附榕腔白字诗》中所见单音动词特殊重叠形式列举如下:

1.《咏犬》:“枇爬[pi pa]—挖[ik uak] 粪坑墘。”(607页10行)“枇爬”,是动词“爬”[_čpa]的重叠;“一挖”是动词“挖”[uak_č]的重叠。重叠后分别指“随便爬爬”与“随便挖挖”。

2.《肾囊》:“桔皮比补[pi puo]非毛药,火管平房[piŋ̩ puŋ̩]只为钱。”(607页7行)“比补”是动词“补”[^čpuo]的重叠,重叠后义为“补一补”;“平房”是动词“噬”[_čpuŋ̩]的重叠,义指“随便吹吹”。按“房”是同音替代字,本字是噬。《集韵》噬:“步奔切。吐也。”今闽语说“吹”为“噬”。

3.《出恭》:“头发琴环[k'iŋ̩ k'uŋ̩]痰屁沛[p'i p'uoŋ̩],衣裳必不[pik puk]尿秦净[tsiŋ̩ tsiaŋ̩]。”(618页13行)。“琴环”是动词“环”[_čk'uŋ̩]的重叠,义“缠绕”。“屁沛”是动词“咅”[p'uoŋ̩]的重叠,指随地吐痰的动作。但“沛”是同音替代字,本字是咅。《集韵》咅:“滂佩切,唾声。”今也作动词。“必不”,是动词“拂”[puk_č]的重叠,指撩起衣裙的动作。“不”是同音替代字,本字是拂。《广韵》分勿切:“拂,连枷杖打谷者。”今闽南一带农具之可扒者说“扒拂”[_čpe put_č];福州口语用双手聚拢东西或撩衣服类的动作均说“拂”[pou?_č]。“秦净”是动词“溅”[_čtsiaŋ̩]的重叠,义“四处飞溅”。按“净”是讹字,本字是“溅”。《广韵》溅:“则前切,疾流

貌。”

4.《小家妇女》其二：“抱仔过街羸底斗[ti t̥eu]。”(605页11行)“底斗”为动词“抖”[t̥eu]的重叠。“斗”是同音替代字，本字为“抖”。重叠后指“抖动着”。

5.《咏犬》：“柳环剔塔[tik tak]清明节。”(607页12行)“剔塔”，是动词“簪”[tak_o]的重叠。《广韵》他合切：“簪，器物簪头。”今福州话动词套器物之类动作说ta?，本字即“簪”。文中的“塔”属同音替代字。重叠后义为“随便套一套”。

6.《小家妇女》其六：“乞伊扯擘更呢哪[ni na]。”(605页15行)“呢哪”是动词“拉”[la]的重叠。已见上文。

7.《小家妇女》：“更势毛裙羸利露[li lu]。”(605页3行)“利露”，是动词“露”[lou^o]的重叠，义为“时而露出”。

8.《咏乌龟》：“叫的基瓜[ki kua]真好听。”(607页20行)“基瓜”实为象声词“呱”[kua]的重叠。原文指乌龟叫声。“呱、瓜”二字同音异写，于义不异。(此非动词，列以备考)

9.《咏犬》：“草索轻牵[kin kəŋ]六月天。”(607页12行)“轻牵”是动词“牵”[kəŋ]的重叠，义为“随便牵引着”。

六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从明代到清代乾嘉时期，福州话的声母、韵母、声调等方面读音无多大变化，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主要表现在：声母n、l已发生自由变读；韵母中《戚》书的杯、辉二韵已开始混读；《戚》书的西韵《闽》书中还大体保留旧读[ε]，但个别韵字则已混入开韵[ai]。入声韵尾《戚》书有k、?二个，这一基本格局在《闽》书中大体不变，但有些韵字中k尾已进一步向?尾转化。福州话连读音变中的声母类化现象，以及单音动词因谐音而形成的特殊重叠形式，《戚》书中不见记载，但在《闽》书中却屡有所见，说明其出现时间已有二百二十年左右。这也是清代福州话的重要变化，以上事实说明：从明代的《戚》书到清代的《闽》书，福州方言并不属于同一历史平面。

①见《闽都别记·出版说明》。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R. S. Maclay:《An Alphabet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Foochow Dialect》(《福州话词典》)1870年教会罗马字版。陶燠民:《闽音研究》，原载前《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一本4分册(1930)。1956年科学出版社出单行本。

(361005 厦门大学中文系)